

中国皇家人物丛书

车吉心 主编

十太太监

王钦法 编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皇家人物丛书

车吉心 主编

十大太监

王钦法 编著

出版发行：山东教育出版社

地 址：济南市经八纬一路 321 号

出版日期：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用纸规格：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

11.125 印张 5 插页 227 千字

制版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书 号：ISBN 7—5328—2733—X/K·65

定 价：12.90 元

序 言

当时光跨入 20 世纪 90 年代时,“历史人物传记热”已臻火爆。这是历史学步入新天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历史是人创造的,但长期以来,历史研究却往往侧重于对事和物的研究,而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历史人物传记热”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而涌现出的新气象。

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帝王将相、渔樵耕读联袂演出,角色有生旦净丑之别,言行有真善美恶之分。相比之下,皇家人物是一个独特的群体。

这个群体的核心是皇帝,围绕其左右,除有后妃、太监之外,还有公主、驸马等皇亲国戚。他们是封建时代最为显赫的人物——即使那些“中性奴仆”太监,权势也是灼手可热。皇帝自诩“天之子”,自称“予一人”,虽不至于“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但一个

皇朝的治乱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言行，也是不争之事实。其他皇家人物，皇后、嫔妃、太监、公主、驸马等等，他们围绕在皇帝身边，总是给皇帝这样那样的影响，个别人甚或玩皇帝于股掌之中。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特性，在皇家人物身上有最充分的体现。

要了解这样一批人物，对于一般人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宫廷禁地，除了皇家人物，别人极少涉足。个别够品级的大臣，虽能趋入，也只限于朝堂，且耳闻目睹，都得严守秘密。汉时有个大臣叫孔光，乃孔子第十四代孙，上朝回来，只字不提宫中之事。一次，家人问他皇太后居住的长乐宫中的温室周围都植些什么树，他装作没听见，把话题岔开。清代人管世铭，以军机章京身份入值军机处，咫尺天颜，但出得宫来，从不敢向别人说道一二。他在一首七绝中写道：

惟凭谨畏值承明，缄口仍防出舌轻。

有问辄将他语乱，肯言温室树何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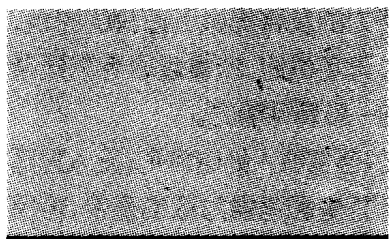
有些大臣在笔记、回忆录中虽曾道及宫廷人事，但大多不敢道其详。及至清帝逊位，禁秘外泄，然传闻与

史实并存。这样一来，给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的皇家人物立传，就难以下笔。

为了奉献给读者一个真实的、生动的历史人物形象，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在撰写过程中，依据“正史”的记载，又翻检了稗官野史，并参考了先贤今哲的研究成果，编写了这套《中国皇家人物丛书》。由于我们学识浅陋，不当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8年5月



小 引

太监是宦官的俗称。

何谓宦官？

《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第1019页“宦官”条曰：“古代以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之人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官员”。

太监，史书上称之为：寺人、奄人、阉人、阉宦、竖阉、宦者、中官、中人、火者、楮人、内官、内臣、内侍、内监、正内、私白、净身、貂官、老公公等。

远溯宦官的历史，在西方古埃及的克丽具佩脱拉时，就已有雇用的纪录。而印度在孟加拉王朝，亦后宫拥有宦官数千。但其发展都不及中国古老深远。

中国的宦官制度，肇始于商代，形成于西周。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处于大变革中，各国诸侯拥兵自重，

追求享乐，强化专制，又为宦官势力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时机，部分宦官从开闭宫门，洒扫庭除，奔走供应，饮食起居等宫廷杂役中逐渐嬗变为涉足政治舞台的一股特殊势力。

宦官的来源大抵有：一是将战俘或罪人处以宫刑，没入宫廷成为宦官，如秦之赵高；二是地方官吏和诸侯为取悦皇帝，将民间子弟蒙骗或强行阉割贡献于宫廷，如唐之高力士、明之郑和；三是自幼家贫由父母作主被阉割，主要是为了肚皮的饥饱而谋一条生路，如清之李莲英；四是成年人的自我阉割，或为升官发财，或是避债、犯法、走投无路而自宫，如明之魏忠贤。

历史学家都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每一部王朝兴衰史中，总要连篇累牍地为宦官立传，揭露其欺君祸国的卑鄙伎俩和罪恶。像秦之赵高玩秦二世胡亥如孩童；唐之刘季述将昭宗禁锢于少阳院，指着鼻子数落其罪；明之魏忠贤称九千岁，独揽朝纲……宦官之祸，历代皆有，虽深重不一，但作为封建皇帝专制制度的痼疾却一直存在着。

封建皇帝专制制度的存在，有其两大支柱：一是暴力恐怖；二是神秘愚昧。皇帝只有置身于人民大众的视线所难能触及的宫禁内，才能塑造其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皇帝隔绝百姓和社会，却不愿放弃享受和欢娱，不仅需要成千上万的女子供其淫乐，而且还需要成千上万的男子侍卫他，而他又担心这些男子泄露宫禁秘密和与他的嫔妃、宫女通奸，于是就采取了一劳永逸的办法，使用那些被阉割掉生殖器的男人——宦官。

宦官，作为一种人为的残疾的变态者，生理上有不可告人的痛苦，使他们变得残忍和暴怒，而心理上，却滋生一种强烈的发泄欲和报复欲。当 he 不得势时，委曲求全，驯服柔顺如羊；而当

他志得意满时，则凶狠暴虐似狼。正因为他存有两极性格，常使人防不胜防，遭其所害。始则以媚事人，恭顺卑屈，皇帝以为其“是人也，吾之猪犬奴仆”，大臣们则鄙之嘲之，“咄，是何人？此辈阉怪丑奴，有何可惧可虑？”终则大权在握，皇帝成其傀儡，大臣引颈待戮。

通览二十五史，自秦之赵高指鹿为马，弑君倾国，到清李莲英为虎作伥，陷君害臣，宦官之忠善贤良者寥寥无几，除太史公司马迁、纸的发明者蔡伦、七下西洋的郑和等人外，多为凶险误国之辈，专以害人为务。然而，尽管宦官处庙堂之高，侍皇帝之侧，帷幄参政者有之，弑君挟君者有之，废君立君者有之，但却从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现象，何以故？

中国传统社会标榜以“孝”治国，以“孝”立身。“孝”之最大者，一是保身自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二是以生育为本，以传祖宗香火为务。子孙满堂，为人生之大乐，而无妻无子、绝子断孙则为人所不齿，人生莫大之不幸。宦官毁肌肤，断肾根，绝生殖，抛父母，上辱祖宗，中损自身，下绝香火，等于自绝于社会，不仅不被社会当人看，而且他们自己也自卑自辱不把自己当人看。

物极必反。人愈是受到鄙视，就愈要求得到社会的尊重，愈是不幸，则愈要求出人头地，并且颇有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冒险欲望。嫉妒、冷酷、阴险、狡诈、忍辱求全、寡廉鲜耻，就成为宦官的最基本的心态。

穷则思变，是人生的一条重要规律。宦官作为社会的人，失去了爱情，失去了家庭温暖，失去了人格和自尊，失去了自由和选择，只有投入王府皇宫为仆做奴，侍奉他人。处于这样的境

地,他们就必然会走向两个极端:自卑,永远自卑下去;而奋发,则胆大包天,图谋巨功伟业,以此补偿失去的所有。由于他们深处宫禁,侍皇帝之侧,攫取权力,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优势,所以宦官们一般都将精力和目标集中于对权力的疯狂追求上,以达到对他人、对社会发号施令,生杀予夺,以满足其心灵的失落和空虚,以泄其对社会、对生活、对健康人的仇恨和妒嫉。只有在血淋淋的杀人场面前和国破家亡大毁灭中,他们才感到自我和成功的人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正人君子的人生信条,而宦官们的人生信条则是: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即使得到,也要付出数倍的代价!

宦官的地位决定了他永远是个奴才,决定了他永远也不可能以皇帝的身份登极御朝。他只能永远躲在皇袍后面作威作福。无论他实际上攫取了多少权力,有多少养子养孙,他也无法改变宦官的身份。在中国,谁都可以有做皇帝的资格,即使女人,而唯独宦官这些断子绝孙的刑余之人是没有资格的。专制制度和儒家理论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点。否则,那将是对中国皇帝和儒家的莫大讽刺和否定。

“不能进行创造的人就要破坏。在创造和破坏的过程中,人就超越了他的单纯的生物地位”(埃里希·弗洛姆《人之性》)。宦官的命运是悲惨的,少无所亲,老无所养,死无与殓,魂无与祭。而宦官给他人和社会带来的灾难则是极其深重的,得不到的就要毁灭,不能行善就必为恶。他们不仅制造宫廷丑闻,而且涉足政坛,攫取权力,随着其酷而少恩的畸型心理,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故宦官之祸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残酷最漫长最具有毁灭性的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人祸。

第一个值得一提的大宦官是秦时的赵高。他本是赵国人，进入秦宫，管事二十多年，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是一个老资格的宦官。秦始皇有眼无珠，不仅将赵高拜为小儿子胡亥的师傅，而且临死时竟由赵高起草遗嘱。赵高不愧是个老牌的政治阴谋家，秦始皇在世，他循规蹈矩，既精明能干，又忠心耿耿，为秦始皇所信赖；而当秦始皇沙丘病逝，尸骨未寒，赵高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罪恶行动：先矫诏赐扶苏和统率 30 万精兵镇守北疆的大将蒙恬死，再劝秦二世屠其兄弟姊妹，后谋害丞相李斯，使秦二世胡亥处李斯极刑，斩趾枭首、断肠碎骨而弃市，夷其三族，并株连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至此，秦廷功臣尽除，赵高登上相位，为检视朝臣中有无敌手，赵高又献鹿于二世说：“马也”。二世笑说：“丞相误矣，怎么指鹿为马？”询问群臣，或默不作声，或言马以从赵高，而说真话指其为鹿者，则皆被赵高所贬杀。最后二世也死于赵高之手。

至汉，宦官已形成一股与外戚集团和朝官集团抗衡的巨大势力，并以皇帝作后盾。东汉外戚梁冀一门三后六贵人，七侯二大将军，尚公主者 3 人，卿尹将校 57 人，自己执政二十余年，显赫如此，可仍死在单超、徐璜等五宦官的刀下。因诛杀梁冀有功，单超等五个宦官同日封侯，食邑 2 万户至数千户不等，朝政悉归宦官。汉灵帝时，宦官张让等 12 人为中常侍，其父子兄弟布列州郡，贪残害民，卖官鬻爵，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昏庸的灵帝竟恬不知耻地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

宦官为祸最惨是唐代。司马光认为，唐宦官之祸始于玄宗，盛于肃宗、代宗，成于德宗，极于昭宗。唐玄宗天宝年间，以高力

士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已从幕后走到前台插手政治了。唐玄宗最宠幸的有两个人：杨玉环和高力士。高力士不仅服侍玄宗起居饮食，而且策划朝政，连宰相任免、废皇立储这样重大国是，唐玄宗都要向高力士讨主意，并且常说：“如果没有高力士侍侧，朕寝食难安。”唐玄宗春宵苦短，无暇理政，高力士便俨然如天子代理朝政，不仅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这样的朝廷重臣、封疆大吏屈身交结，连太子都尊呼其为兄，诸王则称其翁，驸马辈则干脆称其爷了。继高力士之后的李辅国，因拥肃宗有功，典领禁军，统领方镇，不仅无视皇帝，不经奏请即擅自称制敕，而且竟欺负到肃宗老爹头上，矫诏逼宫，气焰极为嚣张。肃宗临死时嘱太子诛杀李辅国，太子竟吓得直哭。代宗时，宦官鱼朝恩典领禁军，兼“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督藩镇。朝政裁决如无征其同意，便对皇帝怒目斥责：“天下事有不由我乎？”至德宗贞元后，宦官已收尽朝廷之权力，凌驾皇帝之上。泾原之变，使德宗深虑武将率兵为祸，不仅将典领禁军之权全归宦官，而且委以枢密之职，凡承受诏旨，出纳王命，无不由宦官参与。参与枢密机要，宦官可挟天子以令天下，而掌典禁军，则可随意废杀皇帝。唐中晚期的 10 个皇帝，顺宗、宪宗、敬宗三帝为宦官所杀，而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七帝则为宦官所拥立。仇士良擅政 20 年，连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而唐文宗只能干瞪眼抹泪。昭宗时，宦官刘季述将其禁锢少阳院，以杖画地，指着昭宗数列其罪，至数十下而不止。

清人赵翼在论唐代宦官时说：“东汉及前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未有之变也。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

管枢密，所谓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势力已成，虽有英君察相，亦无如之何矣。”尽管如此，唐之宦祸仍限于宫廷内部，遭殃的主要是皇帝。

明代的宦祸则是登峰造极。它已演变为皇帝、宦官集团同朝臣、士大夫、民众的严峻对峙。

朱元璋鉴前代之宦祸，立祖规，禁宦官干政。但到明英宗时，宦官王振竟大胆地将朱元璋竖在宫门那块“内臣不得干预朝政”的牌子扛走砸碎，对朝廷重臣颐指气使，公主驸马遇道反要下马回避，大臣们则拜王振为父为爷，正统十四年（1449）挟英宗亲征，至土木堡为瓦剌所围，英宗被俘，王振被乱兵所杀。汪直，这个瑶族宦官，提督特务机构西厂，时常与明宪宗朱见深易服出宫微行，每每出门，公卿皆回避道侧，外出巡边，各地守令，各边都御史郊迎匍伏，跪拜马首。刘瑾因善诱武宗纵声色犬马之乐，虽斗大字不识一筐，却掌朝廷大权，公侯勋戚，百官文武每朝拜皇帝，需先跪拜刘瑾，有奏章皆送刘瑾批答，时称“立皇帝”。明代宦祸最巨者，当属出身河北肃宁的无赖魏忠贤。他万历时入宫，经光宗、熹宗二朝，至崇祯朝，跨四个朝代，除崇祯外，前三个皇帝都是明代最昏庸的君主。熹宗时，魏忠贤把持朝政，口含天宪，廷臣们不仅要跪拜蹈呼，而且纷纷趋其门下为义子义孙。魏忠贤是个中年自己净身入宫的亡命徒。他品质恶劣，在宫廷这个肮脏腐朽的世界里使他有了用武之地。杀人如草不闻声。他先杀了他的师傅加情敌魏朝，独占了熹宗的乳妈、淫乱后宫的客氏，然后则开始依次屠戮朝臣，制造冤狱。有了皇帝这把尚方宝剑，杀其反对他的东林党人，几乎如斩小鸡一样轻松。

与汉、唐宦祸不同的是，明代朝廷六部九卿官僚和四方督抚

与阉党结盟,不顾伦理与羞耻,投拜于阉党门下,称子称孙,什么“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等等,胜不可数,形成合朝尽是阉党人的局面。恶欲无止境,奉承难有尽。在屠戮、结党同时,魏忠贤硬是矫诏加封和褒贤自己,诸如新宫殿竣工、边防报捷、祥瑞出现或缉捕盗贼,都要归功自己。一时间,全国掀起了一股为魏忠贤建生祠热,或官建,或私建,或合资建。祠建成后,京官和地方督抚率文武将吏,五拜三稽首,口呼“九千岁”或“上公万福”。时有国子监生员陆万令竟首倡以魏忠贤配万世师表孔老夫子。一个目不识丁为人所不齿的流氓无赖赌棍,提鞋端尿的奴才,竟被抬到如此吓人的高度,也堪称古今奇观。

可惜好景不长,只活了 23 岁的明熹宗朱由校于天启七年(1627)被阎王爷召去了,年仅 17 岁的朱由检入宫登基。魏忠贤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位嘴上无毛、童声稚气的少年竟敢在他九千岁的脑门上动土。崇祯八月即位,十月即罢了魏忠贤的第一“虎”崔呈秀。然后贬魏忠贤去凤阳守陵,随即又下诏逮治。魏忠贤自知作孽太重,这个 59 岁的老宦官只好自缢途中,但仍未逃脱刷尸斩首之刑。

魏忠贤处在中国宦官的黄金时代,宦官的权力和罪恶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至清,宦官势力到了最衰微的一代。只是在慈禧太后专政时,沉寂了二百余年宦官势力才初露锋芒。李莲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个终生奉行“要想做人先做狗”的以梳头得宠的宦官,其权势最盛也不过是随亲王去天津阅兵,并赐黄马褂和二品顶戴花翎。至于慈禧大寿那天赏给他的一品袍褂,却不得不在前胸后背补上一块方布,以示与真一品的区别。终其一生,李莲英

也只不过是慈禧太后忠实的鹰犬和仆人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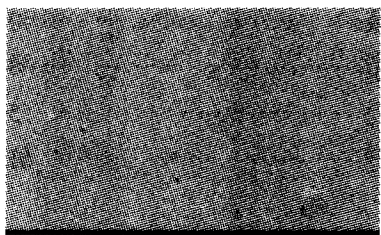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宦官之祸历朝不乏。为防止宦官干政,自唐、宋起,历代帝王多行严责厉禁。唐太宗规定,内侍省最高官阶不得超过四品,对于犯禁的宦官,朝官毋需奏明即可鞭笞。唐玄宗时,宰相姚崇提出“宦竖不预政”十条,为玄宗接受。中宗时,由于祖制的余威和宰相诸卿的约束,宦官尚老实。之后,则权势日重。宋时,虽皇帝宽容、软弱,但宦官为祸尚轻,除宋徽宗时有童贯等几个胁肩谄笑的导诱皇帝微服游嫖的宦官外,其他朝均平安无事。《宋史》作者将此归于祖宗立法和宰相权重。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之祸,特意镌铁牌悬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规定宦官领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冠服,官阶不过四品。对宦官管制最严的要数清代。顺治十年(1653)正式发布上谕:“凡系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名包置田产,因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其在外官员亦不许与内官交结,如有内外交结者,同官觉举,院部察奏,科道纠参审实,一并正法。防禁既严,庶革前弊。”后又命工部铸铁牌立于内务府和后宫交泰殿内。乾隆朝对宦官制裁最严,有高云从者,稍干涉外事,即按祖制磔死。和珅贪脏枉法可恶,但在内务府任总管时,管理宦官甚严,有一军机处随侍宦官背后偶呼梁文定公名,和珅厉声斥之曰:“梁公为朝廷辅臣,汝辈安可轻之。”立杖数十,并责其向梁公叩头谢罪。正因为有严格的制度,有清一代,除了西太后宠幸李莲英外,宦官干政几近绝迹。

但是,宦官之祸不可避免,这是专制政治本质所决定的。

只要存在宦官,就必然存在宦祸。皇帝是不能不用宦官的,而宦官整天在皇帝眼皮底下,难免有干染朝政惑骗皇帝的时候。其实,用宦官者是皇帝,而怂恿宦官作恶者又是皇帝,宦官只不过是皇帝的影子,是皇帝权力的延伸,宦官的罪恶就是皇帝的罪恶。铲除宦祸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禁止使用宦官。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由此看来,根除宦官之祸不外乎两条:废除皇帝;废除宦官。没有宦官,何来宦祸?没有皇帝,宦官自然失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本书所择十个宦官,都是历史上较具代表性的。从他们身上,不仅能看到其个人活动,而且可以从其身上映现出所处时代宦者活动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一部形象扼要的宦官史略。



目 录

小引 1

秦宫呜咽,罄竹难书奸佞罪

——赵高 1

1. 左右逢源巴结
曲意悦上钻营 3

2. 同流合污逆施
沙丘矫诏倒行 8

3. 借机诛锄异己
设计架空二世 15

4. 李斯含怨弃市
丞相高位易人 20

5. 指鹿为马预演
逼宫篡位告终 25

位过其任,惑主取宠谗幸臣

——石显 33

1. 处腐刑入汉宫
苦钻营伺权机 35

2. 小刀初试售奸	辅政帝师遭殃	40
3. 设变诈蒙视听	行阴险害忠良	48
4. 聚丑类控中书	玩骗术惑皇上	55
5. 一朝天子归天	一朝佞臣入地	61

谄给售奸,囊国害政肆聚敛

——张让

1. 祸起大内得福	歃血为盟窃权	67
2. 恃权仗势逞恶	卖官鬻爵渔利	71
3. 声色犬马媚主	巧取豪夺敛财	78
4. 谄给售奸保位	刁滑狠毒昭然	83
5. 乱臣贼子盖棺	东汉名存实亡	87

善揣时事,平生烜赫无大过

——高力士

1. 细观政局择主	平乱立功得势	100
2. 出谋划策精诚	言听计从沐恩	104
3. 马嵬驿内催命	谪仙人前抱屈	109
4. 护驾蜀中避难	暮年悲枪孤独	117

挟君凌相,荣宠不衰自有术

——仇士良

1. 宠横殴击朝臣	乘隙控制军权	129
2. 甘露事变败北	朝廷公卿半空	136
3. 胁君凌相枉法	手毒心狠行恶	143
4. 立君废王杀妃	削官没籍应得	150

穷奸稔祸,虽菹醢不偿责也